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頌修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比也交交羣飛往來也鶯文貌桑扈應候而交飛以比諸侯如期而旅見也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以比諸侯之來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而天子饗之與之相樂則君臣各盡其道是以能受天之福

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比也領頸屏蔽也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

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天子以禮饗之

則方伯連帥益勤其職故可以爲萬邦之屏蔽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障土以築墻者戢斂難慎那多也言既

爲之屏以藩其外又爲之翰以固其内使所統之諸

侯皆奉之以為法是其德盛而功亦高矣然且收斂而不敢自恃然且審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豈有不多者乎蓋於嘉賞之中而寓儆戒之意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上曲貌酒能發人之剛故思柔戒酒失也所謂溫克也敖與傲通求與逑通聚也言兕觥之內貯有旨酒乃對之而思柔不敢飲也敬之至也交際之間往來酬酢毫無傲慢謙之至也謙敬以

受天之祜則萬福自來聚矣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之謂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饗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饗之錫之弓矢使爲方伯以統列服也傳曰饗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饗之爲禮也立成而不坐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共儉之至也觀桑扈之所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

爵盈不飲可知矣錫之以屏翰戒之以戢難勉之以匪敖樂胥之時不忘儆戒如此此則恭儉之實而非徒以其文也受天之祜萬福來求豈虛哉君子是以知禮之爲義甚大而詩之爲教至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比也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於伉儷者似之畢小網羅大網也君子謂成婚之人也

宜稱也言鴛鴦之飛則畢之羅之以比夫婦之禮當講之行之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盛億萬斯年福禄常與其德相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比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同心合力朝夕相依則德恒而福亦遠宜也非倖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賦也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艾養也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廐也摧莝草也秣飼粟也摧之秣之善養之也愛其人故養其馬也夫婦愛敬以相養則上天亦以福禄養之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賦也綏安也用馬則秣之息馬則摧之始秣而繼摧

息之也與人相安故馬亦安也夫婦靜好以相安則上天亦以福禄安之矣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大昏也天子諸侯大昏禮成而羣臣賀之也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也故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子子孫孫無窮之福禄自一日之伉儷開之萬年之祝豈

虛語哉君子是以知大昏之重而關雎麟趾之
化有由然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比也頍圓貌弁冠之通名蔦寄生也蘿松蘿也
君子謂主人也奕奕憂不止也此兄弟甥舅燕飲之
詩言此頍然而弁者伊何人乎因爾設燕而來並非

異人皆兄弟也兄弟至戚如蔦蘿與松栢相依爲命故未見而憂之既見而樂之欲情誼之常相通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比也期會也怲怲猶耿耿也言此頍然而弁者將會於何所乎因爾設燕故相約而俱來也兄弟相依如蔦蘿之施於松上庶幾蔦蘿得所而松亦多蔭

是彼此偕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比也言頍弁在首者也兄弟之外又有甥舅亦皆老矣霰集則雨雪必大老至則來日無多相見之期未知有幾故今夕俱來而欲君子宴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勸睦也此與伐木同爲燕兄弟甥舅之詩彼則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主人速賓故曰有酒湑我賓樂主人故曰爾酒既旨也方燕樂而言及死喪者闗切之至也記曰親戚既没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是之謂乎霜雪既零蔦蘿凋謝松栢雖存慘暗無光念及此而所以惇睦其兄弟親戚者亦維日不足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車舝聲舝軸頭鐵也孌好也逝往括會也

此親迎在道而燕於所止宿之處也言設此間關之舝者爲慕美好之少女欲以車往迎之也在道而如飢渴者匪飢渴也思季女之德音更甚於飢渴也雖道途之間別無親友且當設燕以待之所以將敬且志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比也依叢也鷮雉也辰時碩大令善也鷮鳥集於平林以比碩女止於道舍也前言其少故曰季此美其德故曰碩也前往迎之故望來括今已至止故言來教也碩女初至未必果有所教但見其儀容之都雅即如示我以周行也故設燕以樂之以明好德之無已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此正言其燕也女指碩女也既行遠道不無飢渴故望其飲食也又言雖無德以與女且爲女歌舞以明吾之好德夫無德而能好德是亦一德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比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也登高析薪而得湑葉以

比遠道迎婚而得令德也夫令德難得也我覯爾之來教亦難得之遇也我心喜而思有以寫之是以飲之食之歌之舞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比而賦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也此總承上文也言我之往也望德音之來括如仰高山也車舝逝而間關則行景行也爾之來也四牡騑騑而閑

習六轡如琴而調和則是令德來教也以爾之令德如是以我之好德如是乃覯爾而與為新婚則生平好德之心於是大慰而受教而仰其德者愈不能自已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燕新婚也婚禮無在道設燕之文然或親迎於遠程非一日則於所止宿之處而飲食之亦情所必至而禮之所當然也車舝之詩往迎

而思其德既至而好其德新婚初覯無一語及於色者其猶有關雎之遺意乎司馬遷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然則德音心寫豈真新婚云爾哉取友求賢皆當如是矣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白黑以比讒人往來周旋附耳作聲能亂人之聽也巧言善幻以是

爲非能惑人之心也樊藩也止於樊附近窺伺乘隙而入也呂祖謙曰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盂之間矣是也豈明切也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讒言可畏惟望豈弟之君子能察其情而不信則彼將止於外而不能入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多刺止于棘謀作梗也以比讒人能使暴横之人起而爲難也一信其言則其心無已將

使天子失禮於諸侯而諸侯起而梗化是搆四國使交亂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比也榛叢生枝葉密比止于榛謀離間也以比讒人能使親密之人漸生嫌隙也一信其言則其心罔極將使天子不信其謀臣而謀臣由是獲戾是構我二人使不終也構架造也架空揑造也二人信讒與被讒者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憂讒也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夫讒言初起其端甚微但不信之則其事止矣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惟其信之而使其罔極於是始而生外難繼而造内釁内釁成而外難愈不可息矣所謂君子信盜亂是用暴也欲其不信惟有豈弟剴切而明於事樂易而平其情實而按之徐而察之

逐青蠅於樊外則天下永無事矣左傳會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豈弟也君子是以知讒言之害而豈弟之不可已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也秩秩有序也

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偕多而齊也賓主及衆賓皆威儀齊一也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縣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主人獻賓賓酢之主人醻賓賓受而奠之至旅乃舉是爵而相酬也逸逸閑習而安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獻爾發功發矢也發彼有的中之也祈求也爵豐上之觶不中者所飲也言射而中者非好勝也蓋祈不勝者使飲酒也

此言因射而飲者之威儀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也烝進衎樂烈功也洽合也百禮多儀也言用盛樂備大禮以祭有功之祖也壬與任通林衆立之象百禮既備有奔走而任事者有無事而林立者言助祭

者衆也純嘏大福也湛久也三獻既畢尸與主人以大福使子孫皆長久也子孫獲長久之福皆喜樂之故各奏其能洗觶以獻尸也仇讀曰斢挹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佐食也子孫獻後賓手挹酒加爵以獻尸也康安也康爵拈上之爵也時時物也賓既獻後室人皆入又酌康爵以獻尸進時物以佐飲也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威儀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又言賓之初筵者以明非射非祭燕飲而已所謂凡此飲酒者也反反内顧也幡幡飛揚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怭怭媟慢也秩常也朱子曰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攲邪也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此極言醉者之狀恥之也又言不幸而醉但當亟出則賓節飲而主盡懽彼此皆無失德是並受福也若醉而不出僛僛傞傞是自伐其德何福之有夫古之人因射因祭飲酒而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令失儀而害德若此是酒不累人人反累酒矣痛悔之詞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司正史所以佐監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也式發語詞勿戒之也從隨謂言也童小羊羖大羊識記也言飲酒之時有醉者有不醉者故立監史糾失儀也醉之醜態醉者不知不醉者恥之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者也凡人見

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於大怠故戒其勿如此也由從也何楷曰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從者勿與之語醉者雖善號呶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是也若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羖罰之也總之獻酬之禮三爵而已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不能飲者三爵之後即有遺忘況敢又多乎監史若謹守此

禮則人無由醉矣蓋深悔其醉因欲嚴監史之令使凡飲酒者皆不至於醉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昔有殷之季荒腆於酒故寧王酒誥明於沬邦康叔之所守也武公聰聽祖考之彝訓故痛自改悔賓筵諄諄猶有酒誥之遺意焉夫飲酒之失內則伐德外自亂於威儀故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

詩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詳畧互相發也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三復詩書之訓未飲者可以知戒既醉者可以知悔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頒大首貌言魚何在乎在於藻也得所憑依而又資其養育故其首頒然而大焉王何在乎在於鎬也據其形勝而又和樂以燕諸侯故福禄盛

大如魚之頒首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頒首興福禄之大也莘尾興福禄之長也許謙曰豈樂而飲酒者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飲酒而樂豈者禮儀既備人情和洽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也藻在水内蒲則出在水外矣魚在藻而又依蒲則叢葉茂密無網釣之害矣鎬在畿内諸侯

在畿外也王在鎬而燕諸侯則屏藩鞏固無傾危之患矣鄭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天子燕諸侯也東方諸侯朝於西京見河山之險固土田之肥美乃知豐鎬形勝洵爲帝王之都而天子又勤宣德意以燕飲之君臣和樂天下乂安故頌美之如此也有那其居以爲

宅中圖大可也以爲無爲安止亦可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其是之謂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輿也菽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象路也元衮元衣而畫以卷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子男之服也自元衮以及於黼五等之服皆具也言將

采菽豆則先備筐筥以與將朝諸侯則先備錫予也車馬衣服所予之物雖無又何心計之也何楷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為之儲具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觱沸湧貌檻者泉正出也芹水草淠淠動而徐也嘒嘒細而節也驂駟馬數也王肅曰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是也言泉水

之湯遠望不見言采其芹則見之矣以興君子之來遠望不見言觀其旂則知之矣遠望其旂者迎之於門也書曰王出在應門之内是也始觀其旂之動繼聞其車之聲繼見其馬之數而後其人至焉蓋佇立以久俟之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賦也赤芾冕服之韠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所以纏

脛故在股下言芾與幅者芾以謹拜跪幅以利趨蹌也交交際之禮也紓緩也匪紓不敢怠緩也天子覲其芾幅見其拜跪趨蹌敬謹不怠故賜之車馬衣服何楷曰向所儲者今始予之是也諸侯受賜其心和樂故言樂只君子也天子命之者不止予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禄申之者命於廟也記曰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禮行於廟故天子既命之神又以福禄申重之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蓬蓬盛貌殿與奠通安也平平辯治也左右附近之國也天子猶本也諸侯猶枝也邦國猶葉也言柞之枝盛故其葉亦盛以興諸侯和樂能為天子奠安其邦家如柞葉之蓬蓬然盛也邦家又安則君臣並受其福故曰攸同也平平左右者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將來再朝之時當率左右

之國使相從以偕來也何楷曰左右率從預期之詞是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紼大索也纚維皆繫也葵與揆通膍厚戾止也言楊舟汎流以紼維之使不行也以興諸侯將去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禄愈厚故望其優游而止

於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歸而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天子賜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聖王之意則有餘於所賜之外者焉未至而儲備之將至而迎望之既至而喜樂之覺車馬衣服猶未足以將其意也而又錫之以爵命申之以福禄既欲其去而復來又欲其留而不

去綢繆纏綣則蔑以加矣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所詠君之於臣可謂有
禮矣抑臣之忠君亦有之焉彼交匪紓忠之文
也殿天子之邦忠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忠之功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世運之泰
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騂騂調和也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為

物張之則内向弛之則外反也胥相也此言人於兄弟當如昏姻終身和好不可相遠如角弓之翩反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言兄弟和睦人皆宜然而在位者尤甚葢上之所為下之所法也爾遠則民亦胥遠矣爾不遠而以身教則民胥效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賦也令善綽綽寛也裕饒瘉病也言兄弟不遠則善

遠則不善善則讓不善則爭兩讓則俱有餘兩爭則俱不足故令者常綽有餘裕而不令者必至於交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爵官爵已罷亡去也言爾交瘉則民亦瘉之蓋在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胥遠而各居一方則民之無良者依附而分黨在兄一方者怨弟在弟一方者怨兄蓋構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兩敗俱傷至於兄

弟之爵皆已而相怨者亦去矣勢盡而交疎小人之態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馬之年以齒為驗老馬齒平反類駒也饇飽孔甚也言小人讒間骨肉誑而不實如指老馬以為駒不顧其後之不驗也又如食者但知宜飽而不顧非禮酌者但知孔取而不顧其量之不能受也無信而貪得小人之常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猴也塗泥也徽善猷謀屬聯也言小人本善讒閒而君子不令又授之隙則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也然小人不足責也設君子悔其不令而有善謀則小人亦不相怨而且與之聯屬矣故善惡禍福在我而已於人無與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瀌瀌雪盛貌晛日氣也遺與居積婁屢也言雨

雪雖盛太陽一出則消矣以比讒言雖多天性一動則息矣而無如不能也此非性之過有害之者也負氣而莫肯相下吝財而莫肯相遺不遺而且私積之不下而又長傲焉則爭財爭氣而相親之本性亡矣千古兄弟之不令皆由於此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南夷曰蠻西夷曰髦言無良相怨患自外來固雨雪也式居屢驕私從後起亦雨雪也若相親之天

性不失則財氣亦可以無爭而無如其不能也一如蠻而一如髦相遠而不相親則莫肯下遺而交相為瘉矣我用是憂之而亦末如之何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刺不睦也兄弟不睦小人分黨相怨互爭必至兩傷古今來以此辱身喪家者豈少哉詩人推其相怨之故以為始於莫肯下遺又推其莫肯之故以為由於如蠻如髦探其本也書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謂不遜之故由於不親也

設能篤其天性之愛不相違而相親則小人讒

間如雪聿消上之交瘉頓息而民之無良亦改

風移俗易邦家永無事矣令者如此不令者如

彼有兄弟者宜何從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比也菀茂也上帝謂王也蹈動也暱近靖謀極窮也

此幽王徵諸侯以伐申而諸侯不至也史稱幽王五年廢申后立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太子宜臼奔於申十年王求宜臼于申申侯不與故王欲伐之也諸侯之意以為菀柳多陰人尚思息況天子乎然而幽王不可近也上帝甚動天步難測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愒久息也瘵病也邁往也言雖欲久息不可自取瘵病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往害太子之身也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比也傅臻皆至也彼人謂褒姒也居猶徒然也凶惡矜憐也言有鳥高飛上至于天亦可以止矣以比有女入宮至于為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不止也觀褒姒為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

侯亦不至於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姒
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
視褒姒之逞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所謂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傷時也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
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

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君安褒姒不可去也太子國本不可揺也逆君則亡身從君則亡國故忠臣義士皆束手而莫敢誰何居以凶殺亦不獨詩人為然也聖人録菀柳使知廢后殺子國家之禍無有憯於此者然則房帷牀笫之際宜何如戒懼哉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西都也周忠信也鄭康成曰所行要歸於忠信是也詩人見東遷之後風俗凋敝故思西周之人士也衣狐裘家富也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行歸于周德之實也其服容言行如此故萬民皆望之以為法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草笠布冠言儉素也君子女貴家之女也綢密也直正也言其鬒濃密而髻端正如其髮之多寡不加髢墨也婦人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實瑱也充耳琇實男子之禮服也尹

氏吉氏周舊臣也女之有儀範者人咸謂之尹吉譽其知禮也苑鬱也言西都士女皆有故家遺風謹守禮法而今不能見故我心鬱結而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嚴整之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故上卷也蠆蠍也其尾上曲卷髮似之也狐裘冬服臺笠夏服充耳禮服垂帶卷髮則無冬無夏行禮燕居皆如此

也垂而厲正而不揺也卷如蠆健而不亂也邁行也雖不見而思從之行所謂聊與子如一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旟揚也朱子曰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是也盱望也下之風俗由上轉移言從之邁自勉於下也云何盱矣有望於上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思舊俗也風俗之美惡皆始於奢儉務本則儉務外則奢儉則尚質奢則尚文儉而尚質則常有餘奢而尚文則常不足有餘則忠信生不足則詐僞起故奢儉質文者持世之大端也詩人葢及見西都人物之盛並能知其化行俗美之由故言之親切而思之誠篤如此也云何盱矣非空言也實有望於爲政者之轉移之

其意遠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比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志有在而不暇采也因髮曲而歸沐以比人之藏修不倦也離騷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是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比也藍染草也前襟曰襜詹與瞻同言采藍而不盈

襜者心有所思而不復采也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以比人之相約中變也離騷曰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比也韔弢之也綸糾之也言彼之約而中變者以我為不適於用也不知子之如狩我能為之韔弓嫺於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為之綸繩善理絲綸言能文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也言我之才能一用即見民不可試請試其文但一釣之魴與鱮皆可得也此所得之魴鱮可即往而觀之固非託之空言並不需之遲久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懐才不用也士之挾持者大近於迂踈而寡效故有初欲用之又疑而不果者矣而不必疑也夫政之得民猶釣之得魚也餌香則魚至

政善則民來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茍能本之以恕而實行其仁則先得其心之同然而身將焉往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亦言效可立覩如覩魴鱮而卒無有用之者蓋與詩人有同悲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盛貌膏潤也悠悠遠意勞撫慰之也宣王

封申伯於謝命召伯往營城邑而行役者作此詩也言芃芃之黍苗有陰雨以膏之以興悠悠之行人有召伯以勞之也憐其艱難恤其饑渴能使人忘其困苦而中心和悅如時雨之潤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抱之也輦人輓者也車牛駕者也集成也言任輦車牛來受役者皆互相勸勉以為我役既成而後可言歸蓋感召伯之勞而樂為之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名伯天子之卿視諸侯故言師旅也言從行之軍士亦皆趨事赴功必役成而後言歸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王命城之以封申伯也烈烈威武貌征行師衆也成和輯也崧高之詩曰王

命名伯定申伯之宅又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則是城郭宮廟皆新作之故曰肅肅謝功名伯營之也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則是申國舊人新遷於謝皆宜安輯故曰烈烈征師名伯成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名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名伯營謝又相其原隰之宜而道其水泉之利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是也經營其城邑和輯其民人平治其水

士凡王之所命者召伯皆有成焉於是乎申伯安而王心亦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營謝也此詩與崧高本為一事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於行役之軍人而專美召伯也謝在鄧宛之間南方之要地宣王封申伯於此蓋將使南邦是式而非徒尊寵元舅名伯知之故往盡心焉然或大臣能知天子

之意而百姓不知朝廷之謀則若其役而愁怨亦人情也乃名伯又能宣天子之德意以勞之於是行役之人趨事勸功以安名伯之心并使名伯得因以安天子之心此則名伯之勞之真有如陰雨之膏故至此也易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是之謂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比也隰下濕之地也阿與猗通條長而垂也難與儺

通葉鮮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也其葉有儺以比君子雖處窮約而德容美好也如是之君子而既得見之其樂當何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沃光澤貌其葉有沃以比君子之英華發越也

鄒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也幽葉老而深黑也膠固也其葉有幽以比君子之静遠邃密也君子静遠邃密是以其言深入人心而有合焉如膠之固而不解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胡通謂猶告也此總承上文言我之既見而樂則心實愛之也君子之德音孔膠則胡不謂之也如肯謂之我當中心藏之而無日忘之勸君子使盡言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求賢也誠於求賢且乞言也干旄之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旁觀之詞耳若求賢者豈敢謂素絲良馬遂足將意哉猶必竭其誠焉心乎愛矣言心誠求之非徒以其文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永矢弗諼且設誠而致行之也君子盡言人君能不忘其言而行之其於治天下庶幾矣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

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産之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知此詩之意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漚而成菅茅柔潔之草也采白華而漚菅糾白茅以爲束喻志行之修潔也之子謂褒姒也言巳之志行修潔如此褒姒乃讒間而遠之使見棄而獨處則何故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天步時運也猶謀也言白雲當夜而上騰則能露彼菅茅以比褒姒得寵而為后則宜及時布恵也況時運艱難正宜同心共處為王內助而之子不謀及此則失計矣

滮池北流浸彼稲田嘯歌傷懐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碩人謂王也凡篇中言之子者皆謂褒姒言碩人者皆謂幽王也言池水北流尚能浸彼稲田而王之膏澤不及百姓是以傷而念之也謝枋得

曰傷懐而言嘯歌者長歌之哀同於痛哭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釆也卬我烘燎煁無釜之竈也言桑為美薪宜以烹飪乃燎之於無釜之竈以比賢人宜使輔治乃棄之於無用之地也人君之職以用賢養民為本而王皆不能此則所謂天步艱難也

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往而不顧也言鼓鐘者雖在宫

中外皆聞之以比褒似之譏雖云秘密人皆知之也

乃我念子而憂之子棄我而不顧此則所謂之子不

猶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轍曰鶖鶴皆以魚為食

然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

則饑矣幽王近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此承上在梁而言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有常度也今在梁者鶖也非鴛鴦也之子不善其德無常而與王相處則恐其有害於王此其所以實勞我心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比也扁卑貌疧病也言石卑則履之者亦卑矣以比妾賤則寵之者亦賤矣褒姒無良而王寵之此實盛德之累故之子之遠不止俾我獨而且俾我疧蓋獨

不過一巳之失寵疧則病王之為褒姒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申后思幽王也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其無恩亦甚矣而申后未嘗有過甚之詞也方且念天步之艱難勸之子之内助至於鶖在梁而鶴在林矣而且慮左翼之不戢憂扁石之履卑不悲巳之失寵而惓惓於天時治道之大以庶幾王心之一悟所謂思而不怨者乎以莊姜之

賢而不禮於莊公以申后之賢而見廢於幽王何哉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丘阿丘之幽曲處也言緜蠻之黄鳥宜止於丘阿以比誦讀之士人宜入於太學也但自侯國以至京師道路遼遠憂其勞而無如何也幸而吾君平日養之庠序既有以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矣

今當入貢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則道雖遠而可以不勞矣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也憚畏也趨疾行也丘阿幽曲喻藏修也丘隅高峻人皆見之矣以比士在太學砥礪㢘隅有聞於時也如此則道雖遠而不憚行但畏跋涉維艱不能疾趨耳今既後車命載則可以疾行而無阻矣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中峯之旁也黄鳥止于丘側以比士在太學選造論辨任官受爵可以至於天子之側也極至也不能極畏其半途而廢耳今如此則可至于所當止之處矣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諸侯貢士也禮記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

子天子試之於射宫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漢志云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蓋古之時人才出而天下治其大端必由於此故諸侯於貢士所以資遣之者甚厚也古制不可詳矣今之學校明經是即所謂歲貢於天子者也鄉試大比是即所謂三年一貢者也廪生有糧飲之食之也師儒有官教之誨之也來試禮闈或給資斧或乘驛

傳後車載之也所以教養而資遣之者與詩所詠無異矣設教者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能不異於古所云安見三代之盛不可比隆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葉動貌君子有德者之稱嘗為客嘗酒也此民間燕飲之詩言幡幡之瓠葉采而亨之以為葅也君子有酒酌於爵內則主人先嘗之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兎斯首以首計也猶魚之以尾計也炮去其毛燔燒其肉以為羞也獻之者主人既嘗乃酌而獻於賔也鄭康成曰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賔乃薦羞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近火曰燔遠火曰炙楚茨之詩曰或燔或炙燔言肉炙言肝也兎亦有肝故炙之也酢報也賔既卒爵乃酌而報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醻導飲也賓既酢之主人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也嘗獻酢醻以次言之記禮儀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示儉也風俗之壞皆由於奢而燕飲為尤甚杯酒之間殽羞山積富者習焉而貧者效之於是乎貧者日窘富者日荒荒而不已亦至於窘非小失也聖人録瓠葉使知田園所種置弋所

獲隨取一二即可以行禮則主無過費而賓無失儀且可以不時舉行使情通而儀習民足而俗厚天下之福莫大於此也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猶層層也悠長遑暇朝旦也言漸漸之石積而累之惟有高而已山川悠遠跋而涉之惟有勞而已武人東征夙夜奔馳不暇至於朝而後啓行也

漸漸之石惟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與崒同崔嵬也曷何沒盡也朱子曰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滂沱大雨貌言豕蹄本黑今有白者是羣涉波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畢好雨月麗之故滂沱也積水已多大雨又至其患更甚故武人之東征者求免水患而已不暇更及其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將士苦東征也古者諸侯有事天子

命方伯連帥征之王朝卿士鄉遂之師不輕出也今諸侯之兵未有至者而命在朝之武人東征則師出不順失人和矣山川悠遠經歷險阻失地利矣又值盛暑大雨時行失天時矣任其事者救死而恐不贍奚暇謀制勝哉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今此武人踰越山河決計深入可謂勇矣詳察物理洞悉天文可謂智矣乃卒使東

手而無策則是王自棄其師而非武人之過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其花紫赤今芸然而黄者衰而將落也世運漸衰如花將落是以我心憂之然無如之何惟有感傷而已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其葉青青者花已落盡惟葉存也世運既衰如花盡落而我惟憂傷無益於世也夫生而無益於世

則不如無生矣蓋身世兩傷之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牝羊墳大也羊瘦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

魚則水靜而星見也言世運日衰百物凋敝民雖食

而不飽將日即於憔悴是以傷之而不欲生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憫世也世之盛也年豐民富暨鳥獸魚

鼈咸若及其衰也不惟年穀不登而水陸之産

亦盡此非一日之積也葢虐政頻行饑饉薦至民生日慼機智日生於是乎山居者斧斤無時不入而槎蘖不遺牛羊亦無食矣水居者數罟日以繁密而鯤鮞悉取罾罶皆空設矣此在為政者敦本務實黜奢崇儉培天地之元氣養庶物之太和乃可以轉移然豈易得哉民之劬勞遼遼未央不如無生非虛言也此詩與有蓷萇楚景況相同彼為風而此為雅者彼之悲在一

身此之憂在一世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黄將擬也言歲之既暮何草不黄乎終歲在外何日不行乎舉國之人何人不擬將經營四方乎嘆國家之多事而未有已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元赤黒色鄭康成曰草芽孽者將生必元是也矜通鰥民猶人也言由冬至春何草不元乎行役改

歲何人不緜乎朱子曰言從役過時而失其室家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兕虎猛獸不可家畜故趨逐於野今我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久在曠野而朝夕不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比也芃長尾貌狐邪獸也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乘也周禮曰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是也

周道大路也言長尾之邪獸循彼幽草之中以比得時之小人日為隱昧之事也小人陰謀於内而棧車之士為之奔走道路以承其意而推行之此則所謂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而征夫之率彼曠野永無暇日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可嘆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悲行役也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傷民貧也何草不黄言國家之多事

征行之煩勞苦役重也危亡之事多端莫大於民貧而役重民不聊生則常思亂再加之以重役未有能靖者矣故小雅終於此見王澤之竭而天命人心不可以復挽也西周亡而東周弱豈不以此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頌修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六

文王之什三之一

大雅二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詞昭明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左

右言親近也此追述文王之德而欲成王法之也朱子曰文王之神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維新則其命時矣葢以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萬尚烈曰聖人之學本諸天文王與天合德故昭明在上詩首言之使成王知祈天永命求福成孚之道皆本於此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說文無亹字徐鉉曰當作娓順也言文王能順以承天也令善也聞德之著也陳敷錫施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天不已文王順天故其令聞亦不已用能敷施於民以始新周命也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惟其能施是以文王之孫子君民相保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子百世爲諸侯且能錫福於

臣使凡周之士皆顯其德而傳世無窮焉周能陳錫君臣百世殷以喪師用遏爾躬天人之際可以觀矣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也翼翼勉敬也皇美大也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言士之所以世顯者由其謀猷能翼翼也文王小心翼翼周士亦然所謂秉文之德也惟能修德故昌厥後而美大之士皆生於王國焉嚴粲曰

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

張耒曰致禮以來其所已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是

也王國善於作人故濟濟多士皆足以爲王國之楨

文王之孫子寧文王在天之靈亦寧矣周育思皇楨

幹王室殷稾膚敏祼將于京天人之際此又足以觀

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也假大麗衆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令聞不已德之著於外者也又有存於中者焉性必有覺故人心皆有本然之明所謂熙也緝之者因其一端而擴充之使無事不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也理不可易故人性皆有一定之則所謂止也敬之者靜而存之使無出入之間動而守之使無過不及之差也緝其熙使不息敬其止使不遷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子思子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由是言之天命不已文王亦不已則天在文王之心命自集於文王之身矣大哉天命觀於有商孫子可見焉夫商之孫子其衆不止十萬而一旦皆服于周非上帝旣命何以至是是故緝熙敬止者純亦不已之實功文王之所以昭于天周之所以顯命之所以時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殷士殷之臣也膚大敏速也祼灌鬯將行也京周之京師也冔殷冠也言文王有德而商服是天命有常也然商有天下而服於周是天命靡常也商之孫子既服於周故凡殷之士皆助祭於京而且服其冔冠明勝國之遺也朱子曰先代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是也王指成

王也藎忠也爾祖謂文王也言觀殷士之黼冔祼將

前監不遠王之藎臣豈得不告王使念爾祖乎劉向

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

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

王公其何以戒懼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詞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駿大

也朱子曰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與聞通有與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駿命靡常保之不易無使及爾躬而遽絶也當宣布其善政以有聞於天下又度殷之先王其配帝也何以自天命之其喪師也何以自天遏之所謂稽謀自天也能知天心斯能保天命矣顧上天之載至於無聲無臭則豈可以意度哉欲當天心惟有法文王而已法文王之陳錫克生以行王道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純天德則義問宣

昭萬邦之民皆興起而信服之矣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能不已其德則日新其命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欲祈天永命者其亦可以興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天人感應之機王業興廢之由反覆申明而其尤切要者則在緝熙敬止一語令夫人君之有天下天命之也天命之者諄諄然乎亦視其民而已能養民斯能得天矣

天下之民非一人所能養也故必造士賢才衆多斯能助王以養民矣造士養民不可偽為必設誠而致行之亦非一日之積也必不息其誠以行之故德之不已者尚焉緝熙敬止所以不已也何楷曰文王心通天理隨處發露皆積累而聯續之以會於一乃知事物有異至善無異是我所當止之處不容少有出入亦不容偶有間斷故一念兢兢惟期止於是而已由是言之

則敬止者所謂欽厥止也能欽厥止則純乎至善純則自不已矣至於不已則心與天通性與命合無聲無臭之載皆默契而無間而養民造士又其餘事矣千古道統之傳開於堯舜盛於文王而集其成於孔子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也平章百姓新民也允執厥中止至善也文王之亹亹令聞明明德也陳錫哉周新民也緝

熙敬止止至善也析而言之格物致知緝熙也誠意正心敬止也緝熙所以知止敬止則得之矣故文王之詩治統道統俱在焉爲人君者不可不三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適嫡挾有也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斯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然

天命靡常則不可信也不明其德將改厥命則為君難也試觀於紂居天位為殷嗣而使之不有四方則天難忱而王不易有明徵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姓嬪婦也京京師追稱之也及隨也身孕也言殷廢則周興矣故摯國之中女任氏自殷商而嫁於周曰為婦於京也既嬪于京

乃隨王季而修德昭婦順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
命大任有身而生文王焉列女傳曰文王生而明聖
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賦也翼翼敬也昭明懷來回邪也此言文王之德也
小心翼翼修已以敬聖功也克明德所以事上帝也
聿懷多福言其可受天命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羡德

不回也以受方國言其可君萬邦也蓋天生文王原欲其代商文王之德實足以有天下故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成載年合配也洽渭皆水名嘉婚禮也子女也此承首章言天監在下之明德赫赫之命既集於文王矣故於文王初年即為之生聖女在洽陽

渭涘之邦及文王求婚而乃知大邦有此女焉所謂

天作之合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

顯其光

賦也俔譬也文禮祥吉也造舟為梁浮橋也言文王

之德與天為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配之譬之則

天之妹也婚姻之祥以禮定之謂納幣也親迎于渭

太姒在渭涘也造舟為梁以顯其光重大婚也傳曰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後遂以為天子之禮是也蓋文王之德實足以君天下太姒之德實足以母萬邦故一時之儀卽為一代之制以明上天以王后命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也右助燮和也此承第四章言天監在下有命旣集矣今又有命自天篤

生武王也言此嫁于周嬪于京繼太任之後者乃莘國之長女太姒天命之以生武王所以生武王者欲保之助之使應天順人以伐商也文王未伐商而又命武王者仍此命文王之命而已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會與旝通左傳曰旝動而鼓是也若林衆也矢陳也牧野邑名侯諸侯貳疑也女爾謂武王也言天

既命武王使伐商則其事非得已也乃當牧野陳師之時而其心猶有疑焉疑此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恐人心尚未厭紂且我周邦興自侯服恐來世以為口實則其審度義理而不富天下始終如一也但以天與人歸周之臣民咸謂今日之事乃天所命興廢之際上帝式臨不可有貳心也昔湯之伐桀也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後先同揆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强盛貌師尚父者太公望也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言猛迅也涼漢書作亮明也肆遂也會朝旣伐商而朝會諸侯也言如林之旅不戰而走故見牧野之洋洋也車堅馬壯長驅直入也當是時武王以下皆有疑心惟師尚父深明天命而又有鷹揚之勇斷以不疑故開導武王使遂伐商以應天命也

旣伐之後朝會諸侯一洗紂之昏濁而歸於清明所謂四海永清也陳櫟曰篇首之明明言天德之明也篇末之清明言王道之明也劉瑾曰天下本清而紂濁之今肆伐大商則源清而流皆清矣詩人終之以會朝清明見撥亂返治之功皆由於明明德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戒成王也首言紂之所以亡見不明其德卽墜厥命其失天下如此之易也次言周之所

以興見累世積德乃膺天眷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也知其得之難則不敢替前人之功知其失之易則不敢縱一已之欲也抑文王事紂而武王伐之人或疑焉而不必疑也夫文王之聖宜有天下天所命也文王讓而不有亦紂惡未稔天命尚可待也武王之有非武王之心葢紂惡已盈天命不可緩也然而武王終有慼慼焉觀此詩之所咏天位殷適其稱紂如此之尊也維

子侯興其自稱如此之罪也無貳爾心其審度如此之慎也文王可有天下而不欲武王欲不有天下而不敢此其故惟周公知之故言之親切如此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興也緜緜不絶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以興大王之時周室尚小至文王而後大蓋

以一語興邇篇也民周人自從也土與杜通杜沮漆皆水名漢志云扶風杜陽縣有杜水水經云漆水出杜陽俞山是也古公大王號亶父其字也陶窰也復重窰穴土室也言周人初生在杜沮漆三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尚皆陶居而穴處未有城郭宫室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此言大王避狄而遷岐也來朝明早也走馬疾行也今日定計明早疾行智且勇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水而求山相地之法也姜女太姜也大紀云古公娶於齊有駘氏曰太姜是也胥相宇宅也言及姜女以相宅者以明周室之興世有賢妃亦以見修身刑妻乃周之家法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也堇菜名内則曰堇荁枌榆是也堇荼皆苦今甘如飴土肥之至也始已始之也所謂朕志先定也謀與人謀也所謂詢謀僉同也契所以灼龜也曰止于兹曰以時築室于兹則龜卜之繇詞也所謂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左右東西也宅中定都又營左右之民居也疆謂定其封域理謂別其道路宣謂導其溝洫畆謂治其田疇既定民居卽制民産也岐在雍西自西徂東者拓地向內也周徧也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無不周徧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役事故召之也言乃召

者民事既定而後興役也俾立室家者豳未有室家故於岐立之以明舍舊圖新亦其本謀不盡關乎避狄也縮束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之而後束版以載土也首言作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也翼翼嚴正也宗廟之工理宜敬謹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投土聲度納土於版也薨

薨衆聲登登杵聲削屢墻成而削治之也馮馮墻堅聲此廟成而築室也鼛鼓以鼓役事今百堵皆興衆人競赴鼓不勝擊也立國之初在得人心興役而民勸必有所以致之者矣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毛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朱子曰大王之時特作二門後遂

以爲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制是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行也觀其規畫山川相度原野經理井疆營立廟社雖日不暇給規模鴻遠矣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唯其喙矣

賦也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詞殄絶愠怒隕墜也問聞

道柞櫟也棫白桵也皆叢生之木拔起除也兌通駾奔喙喘息也言狄人嘗與大王為難是所愠也今雖不能殄而滅之而能自立國使狄人不敢復侵則亦不隕其聲聞用能肇基王迹所謂𬓝也柞棫以下言王季之事也嚴粲曰大王居豳北有獯鬻之侵遷岐以後西有混夷之患吕大臨曰混夷所以為患者恃其深林大箐路塞不通耳今柞棫拔去道可通行彼失其所恃是以駾奔而喙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周之王業始於太王而大於文王所謂瓜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芮之君爭田不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廷乃相讓以所爭田爲閑田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時遂有以此

爲文王受命之符者故詩人辨之以爲人言虞芮質成之後文王乃蹶然而興者非篤論也文王之興自予言之則曰以其有疏附耳能宣布德澤使民親附也以其有先後耳能前後相導使無過舉也以其有奔奏耳能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也以其有禦侮耳能奮揚武衛折衝威敵也蓋濟濟多士乃文王之所以寧不係乎其質成與否也

綿九章章六句

綿戒成王也人但知大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模已開周官周禮之先人但言文王受命而不知得人之盛實啓三千十亂之基詩故詳叙而申明之使成王知前人開創之艱難經理之周密他務未遑惟以農事為先興作有序惟以廟社為重不必報怨興師而惟道聲教不必侈言符應而惟務得人則所以保世滋大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故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以戒成王

而後遂定為兩君相見之樂歌以為天德王道之本末終始皆具於此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比也棫樸皆木名槱積也辟君也趣趨附之也言山之棫樸可采而薪之亦可積而槱之以比國之多士可升而用之亦可養而儲之也濟濟文也君文則明而善教其於多士能用之又能儲之故士皆左右趨附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奉璋助祭也峩峩美大貌髦俊也言濟濟辟王旣爲士所趨附故當祭祀之時左右奉璋者皆峩峩然美大以俊髦之士嫻於禮儀助祭乃其宜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言涇舟泛流則衆人櫂之以興周王于邁則六師從之也葢武勇

之士志在勤王故不令而自來也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文王之士皆得其人所謂薪之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長大貌雲漢天河也文王九十七齡故言壽
考遐與何通作興起也言周之文事武備皆得人者
有故也相彼雲漢倬然長大遂能爲章而煥天文之
彩況此周王加以壽考豈不能作人而著文治之光
乎蓋人性皆善有所觀感而即興有所持循而後立

故德盛則化神道久乃化成也作而成之所謂檟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質也凡綱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言作人之實也朱子曰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是也文王之爲君勉勉於此而已勤於作人則逸於得人而四方之事可以綱之紀之矣何楷曰得人以任事而已不與持其

大體而已所謂綱四方也四方之事有羣才以分理之無有漏而不周墜而不舉之處所謂紀四方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作人也爲政在於得人顧人才難得也無以儲之則求之而不得卽得之而不繼故爲治以作人爲要也作人之道文與質而已詩書禮樂所以美其文也孝弟忠信所以美其質也質勝則野文勝則史此足以見三代之治乃

遞下也用人不易作人尤難將欲薪之槱之則所謂追之琢之金之玉之者不可不亟講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山足則平矣濟濟蕃也豈弟和也山平則草木蕃以興人和則福祿盛也故豈弟君子非以干祿而自得祿則謂之干祿豈弟云爾何楛曰人君不以高危絶物自處而以謙卑育物為心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為豈弟孰

加馬和氣致祥千禄百福固其宜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興也瑟縝密也玉瓚圭瓚也黄流鬱鬯也朱子曰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黄流在其中以興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黄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禄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戾至也遐何也言仰觀於上鳶自戾於天俯察於下魚自躍於淵蓋太和之氣充滿宇宙故各適其性而不自知也君子之作人亦如是矣和平之德涵濡感化動其本然之性而順其本然之情於是乎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言豈弟之君子既有玉瓚之德以受祿又有作人之化以得天如是而備物以

享祀則神自降之福矣此則君子之干祿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比也瑟枝繁密也勞慰撫之也蔣悌生曰柞棫之爲物叢生蒙密取之不盡以比民情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是也夫民神之主也君子勤於養民如此則神自慰撫之矣以養民而神勞所謂干祿豈弟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比也莫莫葉蒼貌何楷曰葛藟之施于條枚以比臣

子託命於君是也回轉也黄震曰回非邪乃所以入

於邪也人之初心未嘗不直一轉念則私意起而入

於邪是也終言求福不回者以見我周世篤忠貞雖

屢膺天眷而終無圖度受命之心此則干祿豈弟之

本非文王不能當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文王受釐也屢言豈弟君子者義在於豈

弟也天地之道太和而已矣在天則雨潤日暄在物則蕃庶咸若在人則體信達順在家則庭闈雍睦在國則百姓親遜故和者天地民物之所以生也和則慈祥故豈和則樂易故弟文王之徽柔懿恭成豈弟也以此修己故有玉瓚之德以此治民故有作人之化以此事神故有景福之介至於有養民之大惠又有事君之小心則皆豈弟之所積而流也周之宇宙太和以此

也卜年卜世亦以此也子思言致中和而至於
天地位萬物育觀旱麓之詩而益信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賦也思存心也齊莊敬也媚順也周姜大王之妃大
姜也京周京也嗣續徽美也此歌詠文王之德而推
本於文母也言此存心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是
文王敬止之所由來也又言大任之所以思齊者由

大姜以莊敬爲悅故思以此媚之所以爲周室之賢婦也大姒又能繼大任之令聞其莊敬亦如之故能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大任能以莊敬順大姜而刑大姒則其所以教文王者可知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恫痛也刑與型通法也妾多而妻惟一人故云寡也御治之也言大姒

以莊敬之德嗣大姜大任之音文王亦以莊敬之德纉大王王季之緒是以惠于宗公也先公於子孫家不齊則怨之國不治則恫之今文王能以莊敬之德爲法于妻以及于兄弟又能推之以治其家邦故神無怨而亦無恫也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言文王莊敬之德純亦不已當雝雝在宫之日而其心祗畏無異

於肅肅在廟之時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
心無厭倦而常自保守惟恐有惰慢邪僻之失則衽
席之上天命常行而所以爲寡妻之法者在此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也戎大疾難也朱子曰大難如昆夷之屬
是也烈光假大瑕疵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言文王之
刑于寡妻如此故在外之大難雖未盡平而内行之
光大毫無瑕疵凡其所爲雖事未前聞而皆合於道

可以為法偶有小過雖無人諫諍未嘗不改而入於善此則敬德之外著而所以為兄弟之法者在此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通指文王以上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如此以此教其國人是以國中之成人而有妻者皆能有刑于之德其小子亦勉造於敬德以為將來刑于之本也能刑于妻則自至于兄弟矣人人皆能刑

妻而至兄弟則所以御家邦者在此矣此皆文王之敬爲之也而不自文王始也由於思齊之大任也亦不自大任始也大任以此媚大姜也大姜大任皆能敬德則大王王季之刑于寡妻可想也乃知周室先世之古人皆能敬而無斁以刑其家是以國人效之凡周之士皆爲名俊也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此之謂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文王之所以聖而首舉刑于寡妻者驗敬止之實也今夫隱微之際人不及知惟妻知之也妻子之事人不及知惟兄弟知之也床笫之間一念不敬其妻心輕之焉閨門之內一事不敬兄弟竊議之焉故必敬修之德積而能純乃可以刑寡妻刑于之化久而能徹乃可以至兄弟允若兹也則亦臨亦保之神不已可以配命亦式亦入之美至善

可以孚邦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餘事矣是故
成周之世宇宙太和作人之化比户可封而原
其所由則惟是敬以刑妻之家法累世相傳自
古以迄今也猗歟盛哉可以爲萬世法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

國四方之國也究察度謀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規模也言上天視下甚威且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而已夏商之政不獲定民故遍觀四國察其能定民者而謀以為君卒欲致之於周以大其規模是以眷然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蓋將大其國以代夏商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立枯曰菑自倒曰翳叢生曰灌橫列曰栵檉椐柳屬檿柘桑屬菑翳無用故拔而去之灌栵叢雜故治而疏之檉椐有用故啓辟其土廣植之也檿柘美材故攘剔其枝長成之也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串夷昆夷也配謂君也人君者配天者也言岐周之地多山林而近昆夷自帝遷明德之大王於此漸次開闢昆夷畏之滿路而去是天欲立之以爲君其

受命之基自遷岐而已固也所謂大王肇基王迹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省視也拔兊見緜篇作對作君也立君所以對

民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其少也順於兄弟曰友

篤厚奄遂也言大王開闢山林以奠民居帝視岐山

見其木拔道通民歸者衆故旣作爲大邦又與以賢

君使自大伯以及王季蓋兄終弟及商制原如是也乃王季生文王矣大伯知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故讓而不爲夫大伯不爲而王季爲之似乎不友其兄而不知王季之友乃因大伯之心而順之也王季知大伯讓已以及昌乃所以篤周之慶已順其兄以篤其慶乃予兄以讓德之光是以受而不辭守而不失至文王而遂有四方則大伯之心得而已友大伯之心亦得矣蓋文王之聖必有天下天所命也故大王

傳之大伯讓之王季受之皆所以順天休命而毫無私意於其間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忖度之也貊與莫通靜默也德音言也效法無違曰順繼續無間曰比悔當作晦言王季受讓之心人不能知惟天度之以爲因心則友而非利之也

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而不言葢大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然惟貊其德音而其德更明矣謂能辨於是非而審於辭受也審於辭受則與大伯事不類而心類矣克類大伯故大伯所能爲王季亦能之焉伯仲皆去而能爲一家之長也大王既沒而能爲一國之君也能君一國則王此大邦矣大邦者大王荒之者也今王此則能法前人以傳於後至傳於文王而其德靡悔矣葢大伯不顯其讓而

王季不言其心其德有晦焉至文王則更光大矣人皆知文王之明德足以造周而不知由於王季之心帝度知之是以能受帝祉而傳於子孫也此所謂王季其勤王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設爲天命之詞也畔離而去也援引而來

也無畔援者心純於道無離合也歆物可欲也羨心欲之也無歆羨者心超於物無嗜好也岸水涯也有欲則溺道其岸也朱子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是也密阮皆國名共阮邑也距拒遏止祜福對答也文王已爲西伯而密人不恭敢距違大邦擅興兵以侵阮而往至於共故文王赫然震怒整周師以遏徂共之衆抑强安弱乃所

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仰望之心也夫人心離道惟怒爲甚文王當赫怒興師之時而敬天勤民如此所謂喜怒在物不繫於心乃無然畔援之實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附而安也京周京也度經過也鮮原地名竹書紂二十五年周始伐殷師次於鮮原是也將側也

方向也王歸徃也言密旅既遏阮人依附如在周京則阮疆即我疆也故自密人所侵之疆我皆陟其高岡而守之密人無敢射矢於我陵者况由陵以至阿乎無敢飲馬於我泉者况由泉以至池乎阮疆既安周師遂歸經過鮮原之地而仍居岐陽在渭之側不惟無所取於密阮併鮮原亦過而不有如是天下皆知文王之安定諸侯而無所欲也萬邦皆向慕之下民皆歸徃之此則無然歆羨之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長與張通夏大也革變也知自外來曰識識從内出曰知則法也不太聲者不誇燿其音聞也不大色者不粉飾於迹象也不長夏以革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張大也因而導之潛而移之

不變革也不識知而順帝則者天理熟則不勞意計也朱子曰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是也詢謀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梯也臨臨車衝衝車也崇國名墉城也史稱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既而釋之所謂仇也崇侯之譖助紂虐而毒萬民乃天理所不容故文王雖不欲伐之而若有帝命者焉然伐之之道亦何嘗大其聲色哉兄弟本同則同之鉤援

臨衝本有之器則用之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而俟也言言高而完也連連相續也馘殺而割其耳也安安不驚也類將出師而祭上帝也禡至征所而祭馬神也致招之使來也附諭之使降

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言臨衝閑閑是未嘗攻也執訊攸馘而崇人安然不驚則未嘗服也是類是禡所謂退修教而復伐之也是致是附不遽伐也何楷曰兵威既臨廣布仁恩以致其歸附所以孤敵之黨而我亦不至於多殺是也四方無侮者戴周之仁而不生侮慢之心也臨衝茀茀用其壯也崇墉仡仡毀之而後知其堅也崇

人因堅負固以致再伐而縱兵則絶其祀而滅其國皆崇自取之而非文王好極其兵威也四方無拂者畏周之威而不敢有拒違之事也順天命而肅天威蓋皆所以順帝之則而不以已之知識參之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述祖德也人但知大王遷岐由於避狄而不知西顧與宅乃所以求民莫也人但知王季受讓疑於不友而不知施于孫子乃所以篤周

慶也人但知文王專征四方無拂而不知道岸先登乃所以順帝則也故觀大王之作屏啓辟而知得民之外別無天眷觀王季之明類順比而知敦倫之外別無帝祉觀文王之歆羨俱無聲色不大而知天德之外別無王道此千聖之薪傳百王之定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始創造也國之有靈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占候天道故名曰靈也此臺文王創爲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制也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文王方經營之庶民即攻作之不數日而遂成之雖文王戒令勿亟而庶民之來如子趨父事葢民心懽樂故如此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賦也言民不止作靈臺且爲之作靈囿於臺下且爲之作靈沼於囿中故王在靈囿見麀鹿之肥澤白鳥之鮮明王在靈沼見滿沼之魚躍所謂鳥獸魚鼈咸若也然使人心不樂惡知禽魚之樂哉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横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

得其倫理也辟壁通辟廱大學也水旋邱如圓壁故曰辟廱言民不止作靈臺與囿沼又爲之作辟廱而奏樂焉故聞其鐘鼓之聲而樂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其皮可以冒鼓逢逢聲和也眸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工也樂工用瞽者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公事也言於樂辟廱者非樂鐘鼓也樂辟廱之能教士也大學始教以樂爲主故舜命夔典

樂以教冑子而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也以樂爲教必用瞽瞍爲師故有殷之學名曰瞽宗而周人亦因之也聽鼉鼓之逢逢知瞽瞍之奏公則是教者以時而學者不倦養育人材以爲國楨其所樂又有大焉者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靈臺化成也觀其作臺占候益深昭事上帝之心經始勿亟不改視民如傷之念民來王在知

上下之相親魚躍鳥飛覌萬物之自得於樂辟

廱則是民生既厚而建學以興賢於論鼓鐘

則是禮教既行而作樂以淳化蓋由天德之中

存者純而不已故王道之外著者久而化成也

嗚呼至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當作夏蓋音訛夏大也大武維周者言自武

王乃有天下而國號周也武王之有天下不自武王

始也由其先世屢有哲王也大王王季文王三后之德昭明於天天祐有德是以武王能爲天子居周京以配三后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賦也求與逑通配也孚合也言武王之配于京者非徒以位也先世有德武王亦有德世德相承以此作配耳武王以德配三后故成王亦以德配武王然而成之配武則又有難者焉蓋武王躬有天下故不自

恃其位而惟修其德成王繼武王而有天下故旣思
修其德又思保其位此成王之所以孚武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成王能孚武王則永配天命而
其德足以爲下土之式矣孚一人而式下土者以成
之孚武乃孝思也孝者天下之道德也人各有親皆
知思孝上能以孝孚親則下亦以孝孚上矣故惟孝
思可以爲則於天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悅也侯維服事也自此以下戒康王之詞也言成王之德如此今廟祀成王以媚茲一人則惟有順其德而已矣成王之德永言孝思者也今亦永言孝思則成王以孝孚武王今王亦以孝孚成王庶幾哉昭明其德可以嗣位而行天子之事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來許後世也繩繼武迹也言能永言孝思以昭

其明德則不止可以嗣服並可昭示後世子孫使皆

繼其祖宗之迹則億萬斯年皆世德作求而受天之

祜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不遐猶言豈不佐助也言子孫受天

祜而為天子則四方諸侯皆來朝焉諸侯來朝見天

子繩祖於是亦各繩其祖旣能各繩其祖豈不皆佐

天子以繩祖乎子孫世為天子諸侯世佐子孫孝思

世德達於天下而垂於萬年則受天之祜於無疆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康王祀成王受釐陳戒也言周之所以受天命者由於有世德也其德無他惟孝而已矣孝者德之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曰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愛矣好惡

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此兼制天下
定海内臣萬姓之要法也得此詩之意矣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聲令聞也駿大也遹發語詞烝盛也言文王修
德原自有聲專征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爲也將
以求天下之民自此安寧耳將以觀安民之功自此
有成耳初無圖商之念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地也言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此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興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改事商之心也其心豈不盛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淢水流急也匹偶也棘急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也鎬城臨鎬水之急流故曰築城伊淢也鎬城既成與豐爲偶故曰作豐伊匹也何楷曰周公

營洛與周匹休武王營鎬與豐對峙是也武王雖匹豐而作鎬實非另闢疆宇急欲圖商不過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蓋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而非有他也其德豈不盛哉言王后者未有天下之稱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新也垣藩也翰蔽也言武王營鎬當其城工新作之時固以遹追來孝爲豐邑之藩籬暨

爭四方同歸之日仍欲恪守侯度為商室之屏翰葢
與文王服事之心無有二也其德豈不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皇王有天下之稱辟君也豐在豐水之西鎬在
其東故居鎬則見豐水之東注也豐水東注於鎬乃
山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之以為功四方西歸於鎬
乃百姓同然之心武王因而順之以為君則其自王
后而為皇王者乃天命人心勢不容已而非有利天

下之私也其德豈不盛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言武王既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修文王之辟廱以教育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果與文王同矣豈不盛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也宅居正決也言武王當謀宅鎬之初嘗稽之於龜卜而龜乃決之言當宅也武王遂宅之成龜兆也而其後遂有天下則是爲王居鎬乃昊天之成命而非人之所能爲也豈不盛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芑苦菜也田肥乃生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孫子互言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隰樂土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靈臺辟廱之類武王

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安蓋猶是遹求厥寧之心至是而觀其成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美鎬京也周自大王遷岐文王徙豐武王居鎬遂有天下人或疑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德有慚焉而不知其盛同也文王作豐原

以寧民然而上天有命則亦有伐崇之功武王作鎬原以追孝即至四方攸同仍不改爲翰之念逮其後而皇王維辟亦所以答四方之歸心而仍未嘗棘其欲也至若文王之化終於辟廱武王之治始於辟廱蓋譽髦斯士乃有周累世之家法文王守之武王不敢易焉則其宅鎬京以貽子孫者武之烈猶是文之謨也是故或讓天下而不有或有天下而爲君其迹似乎有異

而無利天下之心有安天下之畧其道無乎不同廣歎烝哉以爲文武之德皆極盛而無以加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六